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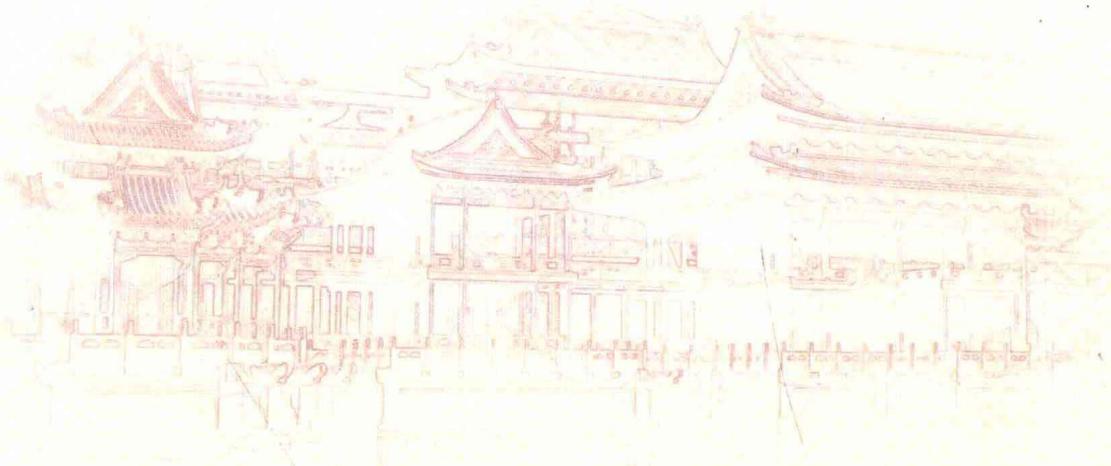
文学
丛
书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文库研究项目

DONGFANG WENXUE LUNJI

东方文学论集

◎ 钟智翔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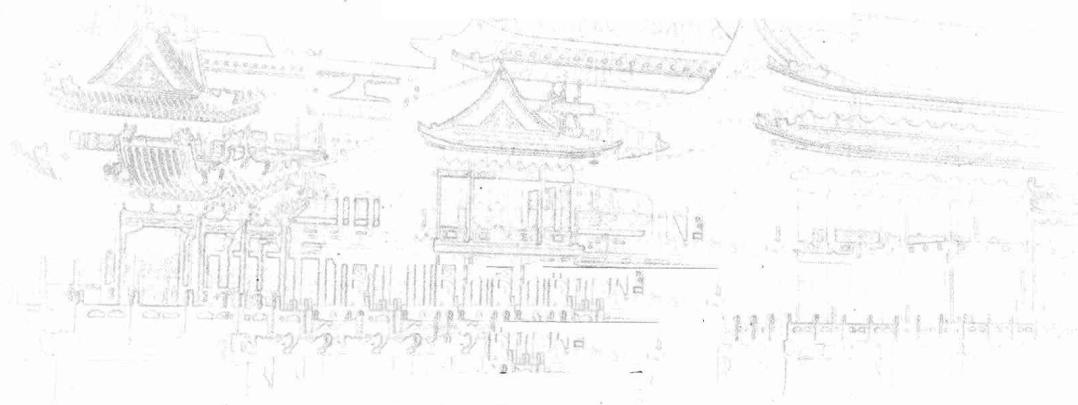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文库研究项目

DONGFANG WENXUE LUNJI

东方文学论集

◎ 钟智翔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方文学论集 / 钟智翔主编.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1.6

ISBN 978-7-5100-3608-8

I. ①东… II. ①钟… III. ①文学研究—东方国家—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7775号

东方文学论集

策划编辑：刘正武

责任编辑：刘国栋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510300)

电 话：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www.gdst.com.cn E-mail: pub@gdst.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450千

印 张：22.375

ISBN 978-7-5100-3608-8/H·0730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咨询、投稿：020-84460251 gzlzw@126.com

目 录

文学综论

日本近现代反战文学的流变	2
朝鲜民间文学的发展及研究历程	10
咸境道朝鲜民族传说中的满族形象	26
韩国现代作家自传文学论略	
——以《韩国现代作家三十三人自传》为中心	36
伊斯兰面纱在波斯诗歌中的象征意义	46
伊朗现代战争小说的社会价值及其艺术缺失	55
印度的黑天文学	64

作家作品分析

日本中世作家兼好法师及其作品《徒然草》的内涵分析	
——以三教调和的“道”为中心	72
《燃藜室记述》中的女真人形象	84
李箱作品中体现的自我意识	94
蔡万植作品中的现实批判精神	103
李箕永的阶级意识和《故乡》的近代性	111
朴婉绪的创作特点及其作品《黑寡妇》	121
《天地间》的艺术真实性与人物性格的复合性	128
杰耶辛格尔·伯勒萨德的诗歌《迦马耶尼》评析	134
普列姆昌德小说中的妇女世界	146
罗摩故事的两种演绎	153
——《罗摩传》和《罗摩衍那》差异比较	153
《优哩婆湿》的悲剧意识解读	162

印度名剧《小泥车》的艺术魅力	170
20世纪初印度知识分子的精神自传	
——简评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戈拉》	181
评耶谢巴尔的长篇小说《虚假的事实》	188
皮湿姆·萨赫尼的长篇小说《黑暗》人物析评	196
《迷失在大海中的人》——现代印度社会的黑色寓言	203
世态炎凉下的精神荒芜——解析《我们的小巷》	209
《特利比亚的劳伦斯》的多样化艺术手法分析	219
从仪式审视到文化反思	
——从接受角度解析巴基斯坦小说《兄弟节》	227
古鲁·普拉萨德·梅纳利与尼泊尔现实主义小说的发端	237
伊朗叛逆女诗人福露格·法罗赫扎德	243
波斯史诗《列王纪》中的女性整体形象分析	254
无法把握的命运——读伊朗短篇小说《流浪犬》	267
埃及小说《千夜之夜》中的苏非主义信仰与人性救赎	274
文明冲突下的畸形爱人	
——评析阿拉伯小说《迁移北方的季节》	286

比较文学研究

中日两国古典文学中的隐逸思想	292
日本平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移植	300
中韩近代社会小说比较研究	306
艾青与李相和诗歌中主体意象的解读	317
魏晋时期志怪小说与印度故事文学	327
印度小说《博爱新村》与中国小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主题比较研究	336
中西方对泰戈尔自译文本《吉檀迦利》的接受	345
后记	351

文学综论

日本近现代反战文学的流变

何建军

[摘要] 反战文学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作家反战立场和视角的发展变化，日本反战文学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显示出作家对战争认识的不断深化。但是，日本反战文学也普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它们反战的基点大都源于浓厚的受害意识，没有揭示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本质，淡化了日本的侵略罪行。

[关键词] 日本反战文学 受害意识 战争认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发动了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由此诞生了大量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我国学术界公认20世纪30年代之前日本有过以无产阶级作家为主体的反战文学，但是目前还鲜有相关的研究成果问世。对于日本战败投降后是否有反战文学，我国学术界则有不同看法。大体而言，老一辈学者如李德纯、叶渭渠等认为日本战后的战争文学具有浓厚的反战色彩，并对其思想性给予了积极评价。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王向远等中青年学者认识到日本战后战争文学在战争认识方面的局限性，从中国人的民族立场出发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进而否认日本战后有反战文学。^①这种学术上的争鸣表明我们在该领域的研究正在走向深入和多元化。但是，从总体上看，迄今为止相关的研究多缺乏实证材料，更缺乏对日本反战文学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性把握。因此，本文拟对日本近现代反战文学的流变进行简单的梳理，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探讨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

一、日本反战文学的定义

我们在论述战争文学时常常会提及“反战文学”，然而目前国内的文艺词典似乎都没有收录该词条。因此，有必要首先给“反战文学”下个比较确切的定义。在日本，较早论述反战文学的是无产阶级作家黑岛传治。他在《反战文学论》(1929)中指出反对战争的文学古已有之，最早是劝诫民族间的战争，倡导和平。近代的反战文学则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资产阶级的反战文学多从个人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作品里描写的是个人的痛苦、众人的牺牲、战争的悲惨，还有个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的心情和人道的精神等。”战争不好“是因为战争杀人，不让人过正常人的生活”。(1970：120)^②而“无产阶级的反战文学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同时，宣传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同上：127)

① 参见叶渭渠.日本文学思潮史.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② 文中引自日文参考文献的内容均为笔者翻译。

在中国，殷作桢在其专著《战争文学》(1935)中探讨了中西方战争文学的起源及其发展变化，把战争文学分为主战文学和非战文学，并进一步把非战文学分为两类，一是人道主义的和平主义，即“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用和平主义者的温情态度，来祈祷战争停止，和平实现”；一是激进主义的非战主义，即“以激进的态度来反对战争，揭发战争的罪恶，暴露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死亡”。(1935：17-18)从内容上看，他所说的“非战文学”与我们今天广泛使用的“反战文学”是相通的。

从黑岛传治和殷作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们两人都对反战文学作了较宽泛的处理，即不管出于什么动机、站在什么立场，只要是否定战争、反对战争的文学都将其视为反战文学。笔者认为这么做也是比较客观、比较切合实际的，可以把色彩纷呈的反战文学涵盖进来。借鉴其观点，本文把反战文学定义为对战争持否定态度，蕴含有反战思想的文学。当然，这里的“反战思想”也应有较大的外延，既包括消极的厌战、积极的反战思想，也包括反对军队机构和军国主义的思想。

二、明治时期的反战文学

根据上文对反战文学的定义，日本近现代的反战文学可追溯到明治20年代，即19世纪90年代。1892年，“日本和平会”的机关杂志《和平》创刊，人们称之为日本近代最早的反战杂志。北村透谷在发刊词中写道：“我们如果在基督的教义下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就确信破坏此根本道理，国与国之间相互伤害，乃人类最大耻辱。”(家永三郎，1980：267)他努力倡导和平、反对战争，然而其反战主张并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

家永三郎把日本明治时期的反战思想划分为四类，一是“基于个人利害，可以说是从利己主义立场出发逃避战争”；二是“从国家主义立场出发的反战论”；三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的反战论；四是“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的反战论”。家永三郎指出前两种立场“只是表面上的反战思想，不是本质的战争否定论”。后两种立场则是从根本上否定战争。(1980：276-279)事实上，这四种类型的反战思想不仅在明治时期，在之后的反战文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下文将结合具体的作家作品展开论述。

(一) 甲午战争前后的反战文学

1894年，日本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当时日本的舆论把这场战争宣传为“文明对野蛮的战争”，该时期的战争文学纷纷充当战争的鼓手。值得一提的是广津柳浪的《非国民》(1897)从基督教信徒的立场批判了这场战争。文中登场人物箱崎兼吉说：“我们日本必定犯下了不义之罪。日本必将受到上帝的惩罚。假义战之名掠夺他国，这难道是义者应为之事吗？”待天国来临时，“将会废除必须应征这种曾被称为以鲜血报国的残忍的法律，封闭世上的战争等极其野蛮的杀人舞台，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野心家将消失，他们也将成为一名圣教徒，和我们一样必须跪在上帝的面前”。(家永三郎，1980：267-268)此外，篠原茂把泉镜花以甲午战争为时空背景的《琵琶传》(1896)和《海城发电》(1896)看作是日本

反战文学的先驱。笔者认为这两部作品只是蕴含有少许朴素的厌战思想，不宜予以过高评价。前者刻画了一个为会女友而临阵逃离军营的士兵，但本质上是描写战争年代的一幕爱情悲剧。后者则更多地是宣扬博爱的信念，描写了日本红十字会一个卫生员的经历。

（二）日俄战争前后的反战文学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日益强大，但与此同时随着工人阶级的觉醒，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以《万朝报》为阵地宣传反战主张。1903年10月该报转为主张开战后，幸德秋水等迅即退出该报社，并于同年11月成立了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创办了周刊《平民新闻》，继续宣传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非战论”，反对日俄战争。幸德秋水在《评托尔斯泰翁的非战论》(1904)一文中对托尔斯泰认为战争起源于人们丧失了宗教心的观点表示失望，指出战争起源于各国激烈的经济竞争，要彻底消灭战争就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加藤阳子，2001：143)由此可见，他们的“非战论”开始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内在的矛盾，从阶级的立场科学地分析战争的本质。随着这一系列反战活动的展开，有意识创作的反战文学开始问世。

木下尚江的长篇小说《火柱》(1904)塑造了一个在反动势力重压下进行顽强斗争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形象，表达了作者的反战思想和渴望社会变革的愿望。作者认为国家权力存在于否定人性的基础之上，它最大的犯罪就是战争。关于该时期社会主义的反战文学，篠原茂指出：“逻辑性的社会主义思想和朴素的拒绝战争的人类情感”交织在一起，由于明治时期的很多社会主义者是基督教徒，因此当时的反战文学或多或少与宗教的感情和道德相关。(1967：89)

田山花袋根据自己当随军记者的体验创作的《一个士兵》(1908)，以日俄战争期间的中国东北为背景，从人道主义的情感出发，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视角揭露了军队的残酷性，表达了军队生活对个人的束缚以及士兵对战争的厌恶和恐惧心理。诗歌方面，与谢野晶子的《你不能死去！》(1904)和大塚楠绪子的《拜庙一百次》(1905)被誉为当时反战诗的双璧。前者抒发了家人对参战士兵的思念之情，后者倾诉了出征士兵妻子独守闺房的哀怨。这两篇诗歌都是站在利己主义的立场上从个人的感情出发反对战争，没有表示出全面否定战争的思想，严格地说反映出的是一种厌战思想。

三、大正时期的反战文学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但没有遭受什么损失，反而借机向德国宣战，占领了中国的胶州湾和太平洋西部的大片岛屿。该时期日本社会相对稳定，人们对战争不太关注，战争文学中几乎没有一战题材的作品。一战结束后，人们在对战争的反思中认识到战争的悲惨和军队生活的悲惨密不可分，反战由此延伸到对军队生活扼杀人性的批判，产生了一批通过描写军人生活反对军队、反对军国主义的作品。如芥川龙之介的《将军》

(1922)以明治时代日本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为原型，描述了他的冷酷和战争的无情，否定了这个“国民英雄”形象，表明了对军国主义狂热的理性批判。

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1916)和小川未明的《战争》(1918)具有鲜明的反战思想。前者从全人类的角度思考战争，指出要消灭战争就应该尊重人类的意志，从人类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不是从国家的立场来看问题，体现了白桦派人道主义的反战思想。后者描写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中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认真地追究其责任，却对夺去无数人生命的战争漠不关心，由此表明了作者的反战思想。但是，也应指出受当时反战运动的历史条件制约，他们还不能区分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民族的独立战争，而是否定一切战争。

该时期还有不少以残废军人为题材的作品。如荒川义英的《残废军人救慰会》(1914)描写了日俄战争后在“大义”的名分下大肆敛财的军人的伪善面目，江口涣的《中尉和残废军人》(1919)通过一个伤残军人的经历揭示了为战争付出的牺牲毫无价值，金子洋文的《载着残废军人的末班电车》(1922)描写了伤残军人的悲哀。这些作品的反战主题，“从荒川无政府主义的自我的反抗，江口涣向民众的视点的扩展，到金子第三国际的思想”，不断深化。(林重一，1967：102)

四、昭和初期无产阶级的反战文学

1921年《播种人》杂志创刊，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诞生。该杂志秉持鲜明的阶级立场，以国际主义和反军国主义为基调传播反战思想。至1928年“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创立，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迎来了全盛期。整体来看，当时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关心更多的是国内工人、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斗争，农民文学占据他们文学创作的中心地位，“直接地以反战或反军为题材的所谓反战小说、反军小说，在数量众多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王向远，2007：197)尽管如此，无产阶级作家仍是该时期反战文学的主要承担者，他们的创作代表了日本近代反战文学的最高成就。

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反战文学作家当首推黑岛传治。他先根据自己在西伯利亚的从军体验创作了《雪橇》(1927)、《风雪西伯利亚》(1927)和《盘旋的鸦群》(1928)等作品，之后以“济南惨案”为题材创作了《武装的街市》(1930)。其中，《盘旋的鸦群》通过刻画几个士兵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作者对被迫成为侵略战争牺牲品的日本士兵的同情以及对灵魂丑陋的日本军官的憎恨，旗帜鲜明地揭露了战争的阶级本质。《武装的街市》以1928年日本出兵山东为背景，描写了遭受侵略的中国人的悲惨生活以及部分日本士兵的反战活动。

此外，20年代初期无产阶级作家有一些军队题材的小说，主要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描写军队生活，反对军国主义。如新井纪一的《愤怒的高村军曹》(1921)、细田民树的《一

个士兵的记录》(1924)，深刻暴露了日本军队的内部机构以及士兵训练的阴暗面。至20年代后期，反战文学的视野不断扩大。如越中谷利一的《一个士兵的震灾手记》(1926)采用纪实小说的形式，揭露了关东大地震时日本军队屠杀在日朝鲜人的罪行。立野信之的《当靶子的家伙》(1928)从阶级的观点描写军队生活的残酷。臼井吉见评论道：“以军队日常生活中的全体士兵为对象，作为士兵自身的问题，以对军队批判性反抗性的姿态进行描写。采取这样的态度来这样描写日本的军队，可以说这部作品是最早的。”(林重一，1967：106)

进入30年代后，在日本法西斯当局的残酷镇压下，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1934年被迫解散，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偃旗息鼓。之后，日本美化和支持侵略战争的“国策文学”泛滥，反战文学在战争期间销声匿迹。期间有所谓“艺术的抵抗”，然而其实质是战争旁观者的文学，或者说是对日本当局的政策抱有抵触情绪的文学，这些作品称不上是反战文学。

五、战后的反战文学

日本战败投降后，很多作家把文学创作的起点放在自己的战争体验和对战争的反思上，创作了一大批战争文学作品，其中不少作品蕴涵有反战思想。从历时的角度看，大致以50年代初盟军结束对日本的占领为界，日本战后的反战文学逐步由早期对自己战争受害的感情宣泄走向带有理性的反思，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认识和反思上的深化。

(一)充满受害意识的“战争伤痕文学”

战后，多数日本人惯于把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而缺乏关于自己战争责任和加害责任的自觉意识，无视日本给其他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和不幸。战后初期日本作家的二战题材作品也主要是讲述自己在战争中的受害体验。该时期反战文学的主要创作群体是战后派作家和“原子弹文学”作家。这些作家描写二战时把焦点集中在太平洋战争末期日军的溃败上，大书特书战地的生活和空袭下的生活，很少触及日本侵略军在亚洲各地蹂躏、屠杀当地人民的暴行。“作家所关注的，在国家的层面上，只有日本；在人性层面上，也只剩下日本人。其他国家、其他民族，是不在视线范围之内的。因此，于前者他们只看到战争带给日本及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灾难，于后者，他们仅仅描绘了战争对日本人自身的人性摧残及其扭曲、变形与异化。”(高宁、韩小龙，2003：62)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一些作品，不同程度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专制统治和战争的残酷，其反战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描写日军在战场上低落的士气和厌战情绪。如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描写了主人公本能地抗拒强加于自身的死亡、追求生的希望，《日暮时分》(1947)描写了一个逃兵的故事，贯穿着只有活命才是正确选择的思想。大冈升平的《俘虏记》(1948)、《野

火》(1951)反映了战争末期日本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人在生死存亡关头的选择等问题。

二是描写战争带给人们的精神创伤。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1947)、《崩溃感觉》(1948)以战场的幸存者为主人公，刻画了战争带给人的精神创伤，揭露了人在战争中的利己主义。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1950)通过对一个可憎、可悲、可笑的发狂的战前旧军官的描写，揭露了天皇制极权主义对人性的扭曲。

三是描写原子弹爆炸带来的惨剧。不少作家在真实记录原子弹爆炸给广岛和长崎带来的惨剧，控诉美国投放原子弹行为的同时，也表达了祈求这种悲剧不要在地球上再度重演的心愿。如有吉佐和子的《祈祷》(1959)描写了原子弹受害者家庭生活中的阴影，发出了“憎恨威胁孩子的杀人武器！”“憎恨战争！”的呐喊。井伏鳟二的《黑雨》(1966)从原子弹受害者的立场来把握原子弹的非人性，祈求和平。

综上所述，日本作家战后初期主要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从人性的层面描写战争，揭示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与扭曲。因此，有人将其归纳为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的战争伤痕文学，认为这些作品虽然流露出反战的意识，但其主旨并非反战，而是着重“刻画那些被置于战争或战后酷苛条件下的主人公们的内心世界，剖析那种在死亡、崩溃、暗黑、绝望的深渊面前陷于虚无或绝望的心理，探索自我保存本能(兽性)与人性的冲突”。(刘振瀛等，1993：46)他们的战争叙事主要采用了庶民的视角、受害者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这种叙述视角使他们没能把个人的体验上升到民族体验的高度。归根结底，他们笔下描写的多是一个人的战争，而不是日本民族的战争，从中看不到日本侵略军队的法西斯暴行，听不到被侵略国家民众的痛苦呻吟。他们对战争真相的描述是局部的、片面的、不完整的，对战争的批判和反思也显得苍白无力。

(二)进行理性反思的反战文学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一些作家逐步摆脱战后初期的受害情结，开始对战争进行比较理性的反思。野间宏在《关于战争小说》中说：“为了把战争真正作为战争来加以把握，那就必须站在消灭战争(对帝国主义来说战争是无法避免的)的立场上，站在能够明确地批判战争的立场上。……倘若还未站到这个立场上来，是无法描写战争的。”(松原新一等，1983：240)该时期反战文学的创作队伍不断扩大，其反战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日军滥杀无辜的忏悔。如武田泰淳的《审判》(1947)描写了一个日本士兵意识到自己在中国大陆屠杀无辜平民百姓的罪行，经常受到良心的苛责，最终决定留在中国，看着被自己杀死的同胞的生活下去。

二是对日本军队机构和军国主义的批判。如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揭示了战争给日本民众带来的灾难，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及其镇压革

命者的暴行。大冈升平在《再赴民都洛岛》(1969)中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军部。野间宏的《真空地带》(1952)揭示了日本旧军队内部的丑恶与阴暗面，批判了法西斯军队反人性的特征，指出人在兵营中被抽取人性之要素而成为士兵。大西巨人的《神圣喜剧》(1960~1970)批判了日本陆军军营结构性的缺陷及其对普通士兵的压迫。

三是对日本侵略暴行的揭露。如堀田善卫的《时间》(1955)描写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五味川纯平的《做人的条件》(1956~1958)、《战争和人》(1965~1975)等作品记述了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罪行，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1981)和《新人性的证明》(1982)揭露了日本“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人解剖的罪行。

四是对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认识。如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1967~1969)指出菲律宾是日本侵略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此外，进入60年代以后，一批没有亲身经历过原子弹爆炸的作家，凭借敏锐的社会意识和洞察力，创作了一系列描写原子弹爆炸和核问题的作品。这些作品开始超越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受害体验，延伸到日美两国、天皇对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以及与该事件直接相关的个人的苦恼等领域。小田实在《广岛》(1981)中指出广岛、长崎的牺牲者是受害者，但日本人在亚洲各地是加害者。栗原贞子在《说到广岛时》(1976)一诗中把广岛的灾难和日军偷袭珍珠港、南京大屠杀等联系起来，促使过去只站在受害者立场考虑广岛、长崎悲剧的日本人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全局中重新思考该问题。

总体而言，上述作品在描写战争时不再囿于个人的体验，开始有了一定的社会视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日本法西斯军队反人性的特征和日本人在战争中对他国的加害。但是仍没能从正义非正义的立场上认识战争，对战争的根源和性质还有模糊认识。

六、小结

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虽然不存在反战文学的思潮或流派，反战文学却若隐若现贯穿其中。在日本推行侵略扩张政策的历史背景下，这些作品虽然在对战争的认识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从中可看到作家的良知及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本近代反战文学由早期宗教立场、个人立场的反战发展到阶级立场的反战，显示出作家对战争认识的不断深化。对于日本战后的反战文学，我们既不能因其浓厚的受害意识和对战争性质的模糊认识等而否认其存在，也不能抛开作品诞生的背景把其反战思想抬高至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高度。一方面，与战争期间极力渲染日本军人的勇敢、表现战场上的诗意和美感的战争文学相比，描写战争的残酷和非人道本身就蕴涵有朴素的反战思想。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家大都是抽象地反对战争，还远没有上升到反对侵略战争的思想高度。他们并不关注战争性质，也没有认识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本质。因此，从整体上看日本的反战文学尚缺少从历史的宏

观角度审视战争的作品以及向侵略战争的受害国进行反省、忏悔和谢罪的作品，没有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批判，更没有挖掘到侵略战争的根源，在有意无意之中淡化、模糊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参考文献

- [1]高宁，韩小龙. 试论中日教科书里的日本二战小说——从文学批评的历史把握谈起[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 (5): 60-67.
- [2]刘振瀛等. 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与鉴赏(上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 [3]王向远. 王向远著作集第9卷 日本侵华史研究[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 [4]殷作桢. 战争文学[M]. 杭州: 大风社, 1935.
- [5][日]松原新一等. 战后日本文学史·年表[M]. 罗传开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 [6][日]家永三郎. 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M]. 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80.
- [7][日]加藤陽子. 反戦思想と徵兵忌避の系譜[C]//青木保. 戦争と軍隊. 東京: 岩波書店, 2001 : 134-151.
- [8][日]黒島伝治. 黒島伝治全集第三巻 [M]. 東京: 筑摩書房, 1970.
- [9][日]篠原茂. 浪漫主義文学の一系譜——明治·大正の反戦文学[J]. 民主文学, 1967, (9): 88-96.
- [10][日]林重一. プロレタリア文学運動と反戦・反軍国主義小説の系譜——一九三〇年まで [J]. 民主文学, 1967, (9): 97-107.

朝鲜民间文学的发展及研究历程

赵 杨

[摘要]在朝鲜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财富，同时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源头，对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形式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历史上众多的文献资料记录保存了这一民族瑰宝，南北分裂后，朝鲜和韩国也分别在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民间文学 朝鲜—韩国文学 发展史

民间文学，朝鲜学者习惯上称为口传文学，韩国学者习惯称为口碑文学，此外还有民俗文学、口承文艺、民间文艺等多种叫法。虽然称谓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指人民大众集体口头创作、口头传播，有时也靠书面传承的语言艺术。朝鲜文字创制于1443年，其后又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普及过程，直到朝鲜王朝末期才真正成为文学创作工具和大众书写工具。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艰深的作家文学，也即汉文文学离普通大众遥不可及，他们所真正享有的只有民间文学。也因此，朝鲜民间文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谣、谚语、谜语、民间戏曲和说唱等多种体裁形式。本文将对朝鲜民间文学的发展及收集整理、研究概况作一综合考察。

一、朝鲜民间文学的发展历程

民间文学是最古老的文学，它起源于原始共同体社会。从考古学发现和历史记录来看，朝鲜原始文学艺术包括原始绘画、雕塑、原始歌舞、原始歌谣和神话等。在劳动中产生的协调动作的号子和助兴的舞蹈动作逐渐发展，形成了原始的歌舞游戏。当时的原始歌舞是与祭天仪式相结合的综合艺术形式，《三国志·东夷传》中记载的“迎鼓、舞天、东盟”应该看成是原始社会末期歌舞祭天仪式的延续。

常以五月下种讫，祭鬼神，群聚歌舞，饮酒，昼夜无休。其舞，数十人俱起相随，踏地低昂，手足相应，节奏有似铎舞。十月农功毕，亦复如之。

常以十月节祭天，昼夜饮酒歌舞，名之曰舞天。

其民喜歌舞，国中邑落，暮夜男女群祭，相就歌戏……以十月祭天国中大会，名曰东盟。

朝鲜现存最早的歌谣《龟何歌》也不是单纯的民谣，而是首迎神的祷词，具有很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据《三国遗事·驾洛国记》记载，“……尔等须掘峰顶撮土，歌之云‘龟何龟何，首其现也。若不现也，燔灼而吃也。’以之蹈舞，则是迎大王，欢喜踊跃之也。”

此外，神话也是这一时期朝鲜原始人类创造的重要文学艺术形式，它反映了在探索人与自然的神秘关系的过程中，原始初民们率真而诚挚的认识。原始歌舞和神话艺术作为原始集团内部大众的集体创作，是朝鲜历史上最初的民间文学形式，同时民间文学在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化及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之前也一直是唯一的文学形式。

古朝鲜时期，民间文学逐渐从原始未开化状态下的综合艺术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同时成为反映当时奴隶所有制社会现实的阶级文学。《檀君神话》中桓雄率领风伯、云师、雨师主管人间的刑法、善恶以及《解慕漱神话》中关于宫殿和五龙车的描述，都说明了当时社会阶级差异及阶级矛盾的存在。

早在中国的战国至西汉初，汉字即已传入朝鲜半岛，随着汉字的使用，作家文学发展起来。这一时期除了用汉字直接记录外，还产生了借用汉字的音与义来标记朝鲜语的“乡札”和“吏读”文字，但由于这些文字手段只属于少数的文人士大夫，民间文学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进入三国时期，传说、民间故事和民谣成为民间文学的主要形式，它们都摆脱了神的内容，开始关注现实生活。传说与神话完全不同，它围绕着实际存在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某一地名、自然风物展开，如《高句丽建国记》、《百济建国记》、《朴堤上传说》等。民间故事也是以社会现实为背景，它的主人公又与传说不同，常常是处于社会最下层的普通人物，如《都弥和夫人》等。民谣作品中也出现了许多歌唱劳动生活、表达爱国情感和歌颂人民道德风貌的作品，如高句丽的《动动》，百济的《井邑词》、《智异山歌》，新罗的《风谣》、《会苏曲》等。

统一新罗时期，由于王朝大力提倡佛教，民间也深受影响。这一时期的传说及民间故事中，宣扬佛教教义的很多，如《调信之梦》、《善律还生》、《正秀师救冰女》、《金现感虎》等，也有反映佛教僧侣虚伪、残忍的《影池和无影塔》、《唤母钟》。此外还有反映儒家孝思想的《孝女知恩》和《孙顺埋儿》等。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民间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得到加强，民谣中带有预言和讽刺意味的新形式——谶谣产生了。民间戏剧的最初形态假面游戏、木偶游戏也已经形成，更丰富了民间文学的内容。

高丽时期，国家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间文学的创作呈现出两大倾向，一是反侵略爱国主义倾向，一是批判现实主义倾向。在传说和民间故事中，有反映爱国人物反侵略斗争的《姜邯赞传说》、《徐熙传说》、《雪竹花传说》，也有反映封建苛政的《役夫之妻》。民谣作品中，谶谣继承了讽刺批判的传统，继续得到发展，长歌形式的歌谣《青山别曲》、《西京别曲》则反映了当时民众丰富的情感世界。简单的民俗游戏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情节内容的戏剧，专业的演员群体的出现对戏剧的创作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443年，朝鲜文字“训民正音”的创立是朝鲜历史上可以彪炳千古的大事，它对李朝文学的兴盛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民间文学作品得以借助本国文字完整地保留

下来。李朝时期的民间文学在朝鲜民间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各种民间文学形式都已发展成熟，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

传说和民间故事的内容更为丰富多彩，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群众的精神道德风貌，其中有以壬辰战争中出现的爱国人物为主人公的《郭再佑和李氏夫人》、《金应瑞和桂月香》等，也有《马十洞传说》、《爱情山和节妇岩传说》等美丽的地方传说。民谣的四四调传统韵律形式趋于成熟，在表达方式上民族特点更为突出，形成了以《插秧歌》、《除草歌》、《春米打令》为代表的劳动歌谣系列、歌唱女性爱情生活和辛酸的婚后生活的妇谣系列以及反映农民暴动的歌谣系列等等。民间戏剧中假面剧的三大流派、木偶剧的两大代表作品都已形成，情节更为紧凑、戏剧特点更为明显。成形于高丽时期的话剧也创作了多部作品，记录于鱼叔权的《稗官杂记》和柳梦寅的《於于野谈》等稗说集中。新的民间文学形式——说唱艺术板索里出现，进步文人基于板索里脚本创作了大量国文小说，直接推动了作家文学的发展。

总的来说，朝鲜民间文学中神话并不发达，与此相反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较为丰富，特别是有关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传说数量众多。而民间歌谣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许多耳熟能详的民谣今天仍在传唱，如《阿里郎》、《桔梗谣》等俨然已经成为韩国和朝鲜的一张文化名片。此外，劳动民谣中的织布谣、仪式民谣中的送葬歌、生活民谣中妇女控诉大家庭婚姻生活的民谣等都分布很广。巫歌的传承历史悠久，在韩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板索里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至今仍然深受韩国人民的喜爱，国立剧场有定期的演出，喜爱韩国文化的外国人也将其视为韩国的国粹。而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巫歌和板索里在朝鲜的传承发展受到了限制。

二、朝鲜民间文学在朝鲜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朝鲜民间文学产生于原始社会，它作为文学的源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积累了丰富的文学财富，为作家文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朝鲜作家文学产生于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之后，也即中国的战国至西汉初，朝鲜的古朝鲜时期。三国时期作家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统一新罗时期时开始全面发展，形成了以年代纪、寓言文学、传记文学、传奇文学和丰富的诗歌文学为主的诗歌、散文、小说三大体系，而这都是以民间文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在这之后，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了朝鲜民族文学的发展。但在两者的关系中，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影响是主导方面，它为作家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素材和生动的典型形象，并从文学体裁、艺术手法到语言风格等方面影响着作家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学作为大众文学，是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反映。在阶级社会中，它一直遭到封建两班文人、士大夫的鄙夷和排斥。他们将神话和传说称之为“怪